

中国古典戏曲名著珍藏本

十五贯

朱素臣 著
满汝毅 编写



觀
枚
測
字



十五贯

（清）李渔撰 徐士昌校注

（清）李渔撰 徐士昌校注

十五贯



I247.5

110.



* T 0 1 2 1 2 9 *

· 小说本 ·

十五贯

满汝毅 编写

吉林文史出版社

(吉)新登字 07 号

SHI WU GUAN

十五贯

朱素臣 著 满汝毅 编著

责任编辑:孙宝文

封面设计:尹怀远

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发行 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8.875 印张 6 插页 180 千字
(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) 1997 年 9 月第 1 版 199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长春市第十一印刷厂印刷 印数:1—8 000 册 定价:18.00 元

ISBN 7—80626—235—0/K·97

出版说明

1956年，在我国戏剧舞台上，昆曲《十五贯》上演获得巨大成功，几至家喻户晓，尽人皆知。周恩来总理称道它是“改编古典剧本的成功典型”。昆曲《十五贯》是在传奇《十五贯》（又名《双熊梦》）基础上改编而成的，它的成功，也是继承和发扬原作精华的结果。

传奇《十五贯》的作者朱雒（hé），字素臣，号茱庵，江苏吴县人。明朝灭亡后，他绝意科举，致力于戏剧创作，为清初一大剧作家。其传奇作品达十九种之多，而《十五贯》则是其中影响最大的一部名作。

传奇《十五贯》，成书年代不详。这部作品取材于宋人话本《错斩崔宁》及《后汉书》李敬鼠穴中得系珠珙珥事。写书生熊友兰、熊友蕙兄弟二人，父母双亡，为生计所迫，哥哥友兰毅然外出“受值为佣”，留弟弟友蕙在家读书。谁知天有不测之风云，友蕙竟无端被卷入杀人害命冤案之中。哥哥友兰偶得友蕙入狱消息，急急返乡为弟弟鸣冤，因携带客商资助十五贯钱，亦蒙冤受难。熊家兄弟在狱中相见，倾诉不白之冤，痛不欲生。苏州太守况钟监斩，因曾梦见“双熊衔鼠”，所以对熊家兄弟案情格外注意。经仔细查问，疑为冤案，遂仔细访察，终使熊氏兄弟及侯三姑、苏戍娟免成刀下之

鬼，而杀人凶手娄阿鼠也受到了应得的惩处。最后，熊氏兄弟一举登科，分别与侯三姑、苏戍娟结成眷属。在艺术手法上，传奇《十五贯》采用两桩冤案交叉发展的双线结构形式，使得剧情丰富多彩、曲折动人。

传奇《十五贯》虽是古典戏曲名作，但却一直很少刊印。1983年，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张燕瑾、弥松颐的《十五贯校注》一书，印数仅达万册。为普及这部作品，我社邀请满汝毅先生，将其改写成小说。与此同时，在征得张燕瑾、弥松颐同意后，将其点校的传奇《十五贯》合集推出。

此外，书中还选收王弘力先生绘画的二十二幅插图，供读者欣赏。

书中不当之处，望读者批评指正。

编者

1997年8月

目 录

第 一 章	泣别	(1)
第 二 章	鼠窃	(7)
第 三 章	得环	(15)
第 四 章	摧花	(18)
第 五 章	饵毒	(23)
第 六 章	陷辟	(34)
第 七 章	商助	(42)
第 八 章	窃贯	(51)
第 九 章	误拘	(59)
第 十 章	如详	(67)
第 十 一 章	狱晤	(71)
第 十 二 章	梦警	(79)
第 十 三 章	阱泪	(84)
第 十 四 章	夜讯	(90)
第 十 五 章	乞命	(96)
第 十 六 章	踏勘	(104)
第 十 七 章	廉访	(109)

第 十 八 章	擒奸	(120)
第 十 九 章	恩判	(124)
第 二 十 章	请罪	(132)
第二十一章	考试	(136)
第二十二章	谒师	(138)
第二十三章	刺绣	(144)
第二十四章	拜香	(148)
第二十五章	双圆	(153)

第一章 泣 别

人世昭然法已伸，
旁观多少悟迷津。
何妨再借春秋笔，
唤醒人间未醒人。

这首诗，是为前朝大明成祖永乐年间一件蹊跷事而作。其间忠佞邪正，纷纷不一。

且说山阳县的胯下桥头，是一个繁华小镇。街路不宽，两面店铺，接二连三，都是酒肆、饭馆、银局、米店，绸缎绫罗，衣冠鞋袜，不一而足。真是吃的、喝的、穿的、戴的，无一不备。桥西，有一淮阴熊姓兄弟，父母早逝，只留下兄弟二人。长兄友兰，胞弟友蕙。

这兄弟二人书窗勤苦，恒心向学，是一双才识博达的兄弟。无奈家境贫寒，生活困顿，一身兼仆，四顾无亲，正如俗话说的“满腹文章不疗贫”，渐致炊烟屡断，既乏囊底之资，又少经营之术。俗话说兄弟者，乃五伦之一，亲如手足，终生相帮相扶，骨肉情也，如若有一件什么大事，亲朋救不得急时，毕竟还是兄弟切心。友兰眼瞅着弟弟，两天了，没有一口东西入肚，虽然他浑

身已是软绵绵的，但还是把半个炊饼留给了兄长。友兰望着炊饼，他的嘴禁不住蠕动一下，然而他用力吞回一口唾液，摸炊饼的手又缩了回来。

为生计事，熊友兰已有几个晚上睡不着觉，他思忖着变通之策。

熊友蕙从旁偷眼看着哥哥那张清瘦的脸，此刻变得长了，几天来笼罩的忧郁之色，显得更浓重了。两道淡得隐含不清的眉毛，在眉心处蹙成一个八字。那双灵活的大眼睛，也变得呆滞了，浮起的眼袋也越肿越大。

他痴呆呆地，望着家徒四壁的屋顶。他们的家是一幢曲尺形的老屋，与临街开粮米铺的冯家，仅有一墙之隔。熊友兰思虑来去，如若兄弟二人坐以待毙，不若拼将自己出门谋一生计，多少觅些工价，以资助弟弟专心向学，一旦学业有成，亦可显祖扬名。

熊友兰心里有事哪里能睡得安稳，天还没亮透，枕上已听得远寺钟敲，林鸦雀噪。隔窗远望，市野一片灰茫，便起身唤醒友蕙。

友蕙披上褂子，揉醒睡眼，向哥哥问过早安后，垂立一旁道：

“哥哥将小弟唤起，不知何方有所派处？”

“非是有所派处，愚兄近日心绪有所愁烦！”

“哥哥，我们兄弟相处甚笃，有何愁烦？”

“自从双亲早逝，愚兄未能担起长兄之劳，才使得家计日凋，致兄弟担饥受饿，乞今已断炊二日，倘一旦双双饿死，沟壑身填，可不负泉下双亲和你我堂堂七尺

之躯？”

“不知哥哥作何打算？”

“哥哥有意弃学……。”

“怎么，哥哥意欲弃学？哥哥呀！”友蕙近前一步拉了友兰的手道：“听哥哥所言，小弟亦有一言奉上，古来学问之士，无恒产而有恒心，但谋道而不谋食。俗话说，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，你我兄弟刻意读书，岂为饥寒改节？不激不发，望哥哥且免愁烦！”

“非是哥哥愁烦，你我皆书生，怎懂经营事理，我虽愁烦多日，总理出一个变通之策，不知吾弟听了可否使得？”

友蕙听到哥哥有了变通之策，急步趋前，欣喜地搬了哥哥的肩头道：

“哥哥有何变通之策？快告诉小弟！”

熊友兰望着友蕙那倔犟而稚气的样子，一股骨肉亲情的快意浸透心扉，他拉着友蕙的手道：

“哥哥的变通之策么……就是为免你我兄弟双双饿死，不如我一人出外寻求一个生计。”

“那我呢？”

“留下小弟在家，专心向学，待哥哥所得钱钞，悉数供吾弟费用，岂不甚好？”

“哥哥说得甚是，为免双双饿死，得由一人出门图谋生计。”

“吾弟也赞成愚兄的变通之策么？”

“赞成。”

“既然吾弟也赞成愚兄变通之策，我就打点一下，准备出门去了。”

友蕙上前拦住友兰道：“哥哥，你说到底应该谁去？”

友兰说：“自然是哥哥前去。”

“是哥哥你去？”友蕙急切地追问。

“是该哥哥我去！”熊友兰望着弟弟的倔犟劲，且，把话说得又脆又响。

“哪有这般道理？哥哥呀！你我兄弟情深，同甘共苦。一旦只有我一人向学，咱那地下有知的爹娘啊，能不悲伤吗？”

友兰劝说道：“弟弟，你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论年纪哥哥稍长于你，且筋骨颇健，不似吾弟长得柔弱，难胜重荷。”

友兰看友蕙欲要抢话辩解，便压了他的话头道：

“再则，吾弟资性聪颖，远胜愚兄百倍，他日功名之大事，倚望吾弟了。”

“哥哥，乃我熊家长子，关乎宗社，按长幼之序，自然是哥哥在家读书，小弟出门才是，吾兄当懂得古人说‘效职当从幼，承恩先及尊’的道理呀！”

熊友蕙几句话直说得友兰面红耳赤，应答不上，使得友兰感到身子有些飘忽，便拉下脸子道：

“愚兄主意已定，吾弟莫要再争，就这么办了！”

友蕙望着哥哥那愠怒的脸和暗藏下的友爱情意，心里也有股说不出的情意，便扑在哥哥怀里道：

“哥哥呀，自从双亲去后，多赖哥哥育我成人，为报哥哥恩情，难道我还不该代劳？”

“小弟不必虑心，哥哥亦找好了去处！”

“噢，哥哥有何去处？”

友兰执手道：

“你道我有何等去处，昨日偶有舟船停泊河下，欲觅当梢一人。”

“当梢？可是把舵之人？”

“正是！月给工价半贯，我想，当梢之事，对我甚为相宜，为此，哥哥决意应承下。”

熊友兰痴情地望着友蕙，从怀中掏出五贯钱，放在友蕙手上道：“这是预定钱，小弟你先收下，留着生活用，一会儿哥哥就要启程了。”

友蕙手上托着五贯钱，望着哥哥那张白皙、清瘦的脸上露出的柔情，哇的一声哭起来。他边哭边说道：“哥哥既去当梢，教我于心何忍？不如我们死在一处，倒也干净，我断断不能叫哥哥去当梢！”说完，猛然把五贯钱摔在桌上。

熊友兰见此光景，冰冷的泪水顺着双颊流进嘴角，又流进心里，把碎了的心也给冰透了。他大喊一声：“小弟如此，与其双双饿死，不如哥哥先从双亲去了！”说完便一头向山墙撞去。友蕙急忙上前抱住友兰道：“哥哥息怒，万万不可行此短见。既然哥哥执意已决，我挽留不住，万望哥哥此去多多保重！”

熊友蕙边哭边劝，双手抱着哥哥跪倒在地，熊友兰

伸手欲拉起弟弟，友蕙竟长跪不起。熊友兰也跟着跪倒在地，兄弟二人抱头痛哭。

“哥哥呀！”友蕙哭叫。

“兄弟呀！”友兰哭喊。

“哥哥此去，千万要保重自己，要保重自己啊！”

“不劳小弟叮咛，小弟在家，当哥的却有一言嘱咐给你！”

“哥哥有何吩咐？”

“此处隔墙，贴近冯家粮铺的内室，他家有少妇在堂，声息相闻，愚兄走后，须把书室迁进内间去，以绝嫌疑之声！”

“承哥哥见教，明日小弟就把书室迁进去。”

“请小弟记住：早休息，早闭门。”

友兰见一切安排停当，拉着友蕙的手说道：“哥哥这就走了！”

“哥哥慢走！请受小弟一拜！”

“哥哥对小弟也有一拜！”

“哥哥，让小弟送你一程！”

“谢小弟，不要送了，相见日再叙情肠！”

“送哥哥，断肠人送断肠人！”

二人走一程，又走一程，直达城外，友蕙跪倒在地，对友兰拜了三拜，友兰对友蕙又回拜了三拜。

这才是：

离歌一曲千行泪，至今拨弄指犹寒。

第二章 鼠 窃

和熊家兄弟一墙之隔的是冯家粮米铺。

老掌柜冯玉吾祖籍淮安，老伴新逝，留下一个孩儿，一个养媳，孩儿名唤锦郎，养媳叫侯三姑，一家三口过日子，倒也平和。

冯玉吾自从淮安来到山阳县，开办冯家粮米铺起，三十年来，门面虽不见大，过得也还算小康。他勤奋俭省，从未雇过一个伙计。养媳三姑从走稳步子起，就里外忙活。儿子是一个又傻又憨的丑汉，光有一把力气。

此刻，老掌柜冯玉吾从外面讲妥了一笔生意。进得屋来，坐在几乎仅容一人进出的店铺里侧的一张破木椅上，双手紧攥着一串油腻无光的铜钥匙，呆呆地望着里间屋的儿子和在外屋地忙活的养媳。他那极为木然的神情，与这繁华喧闹镇子很不谐调。冯玉吾是一个善虑事的精明人，很会支撑门户，很会精打细算。他做起生意，真是春风满面，那话语又甜，又讨人喜欢。在胯下桥头的顾客中，提起冯家粮米铺，自有一番生意人的魅力。

冯玉吾长年穿一件古铜色交领长衫，海昌蓝色长裤，白袜配一双圆口云头鞋。从老伴过世以后，精明的

冯掌柜，便有了一桩心事，这就是锦郎和三姑的亲事。锦郎是个丑人，五官不正，一张黑脸，筋筋没肉，说起话来嘴斜眼歪，真是又憨又傻。偏偏养媳侯三姑长得俊俏，性格温顺。平素穿戴也很素朴，梳双螺髻，着短袖，短比甲，身下着一深色长裙。虽然两人都已长成，正好乘时合卺，但冯掌柜也觉得这丑夫俊妻太不班配。所以，他一想到为孩子们圆房，不免每每长吁短叹。日子久了，也觉得婚姻前定，尽由他去，好自为之，坏处准备。

一天早晨，冯掌柜作成一笔买卖，买主因为钱不凑手，交了十五贯钱，又留下一双金环抵压。老人一想干脆把金环和钱都交与孩儿们收存，乘机也好扯过话题说一说婚期之事，开导他们一番。

想到这儿，冯掌柜便从坐椅上站起，推门来找锦郎，锦郎正在屋中摔着泥块，一边摔着听响，一边咧开大嘴傻笑：

“哈哈，我好快活。”

“锦郎，你……你都多大了，还在房中作儿童游戏。”

“啊呀我说爹呀，我玩得好开心呀！”

“算了算了，我找你要谈一件正经事。”

“啥事对你来说都是正经事。”

“我是说你和三姑的事。”

“我俩有啥事，她做她的饭，我送我的米。”

“我是说你们两个人都已不小了，你将弱冠，她已

及笄，应当给你们两人完婚。”

“这样挺好的，还完婚干什么？”

“完婚，就是我已老了，想这副家产交付给你和三姑。”

“你交给三姑吧，我长得丑，她长得俊，我惹人嘲笑由人贱，她呀着人喜欢人爱看，要成婚就让她一个人成吧，我还是摔泥听响了。”

锦郎说完抹身便走，老人一把将锦郎拽回道：

“男大当婚，女大须嫁，婚事不可推，锦郎，去把你媳妇唤来，为父要当面训说。”

“对对对，你先收拾她一顿那该有多好！”转身用力敲门喊道：

“妹妹你在房内一人干什么，出来出来，我爹要收拾你！”

“大胆！”

“胆子本来也不算小么……。”锦郎说完吐了一下舌头，又去给三姑开门。三姑手持女红探头出来，锦郎指着三姑头上和身下说道：

“你看我这妹子打扮得多俏丽呀。”又回头上下打量一下冯玉吾老汉道：“这老头儿好造化！”

三姑眉头一皱，眼睛避开锦郎，扭过身子对冯玉吾老人福了三福道：

“公公万福！”

“媳妇坐下说话。”

“有公公在上，媳妇怎好坐得呀？”